



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同步阅读

灯光

DENGGU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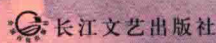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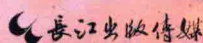
王愿坚◎著



统编小学语文教材配套同步阅读

全方位提升小学生阅读写作能力

知名教育专家、一线语文名师推荐阅读



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同步阅读书系

灯光

王愿坚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灯光 / 王愿坚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9.5

(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同步阅读书系)

ISBN 978-7-5702-0915-6

I. ①灯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47509 号

责任编辑: 叶 露 汤云松

责任校对: 毛 娟

封面设计: 天行云翼·宋晓亮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1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06 千字

定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灯光 / 001

亲人 / 005

休息 / 021

早晨 / 031

征途上 / 044

理财 / 066

虹 / 088

灯 光

我爱到天安门广场走走，尤其是晚上。广场上千万盏灯静静地照耀着周围的雄伟建筑，使人心头感到光明，感到温暖。

清明节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又漫步在广场上，忽然背后传来一声赞叹：“多好啊！”我心头微微一震，是什么时候听到过这句话来着？噢，对了，那是很久以前了。于是，我沉入了深深的回忆。

1947年的初秋，当时我是战地记者。挺进豫皖苏平原的我军部队，把国民党军五十七师紧紧地包围在一个叫沙土集的村子里。激烈的围歼战就要开始了。天黑的时候，我摸进一片茂密的沙柳林，在匆匆挖成的交通沟里找到了突击连，来到了郝副营长的身边。

郝副营长是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，虽然只有二十二岁，已经打过不少仗了。今晚就由他带领突击连去攻破守敌的围墙，为全军打开歼灭敌军的道路。大约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了，这会儿，他正倚着交通沟的胸墙坐着，一手夹着自制的烟卷，拿着火柴盒，一手轻轻地划着火柴。他并没有点烟，却借着微弱的亮光看摆在双膝上的一本破旧的书。书上有一幅插图，画的是一盏吊着的电灯，一个孩子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。他注视着那幅图，默默地沉思着。



“多好啊！”他在自言自语。突然，他凑到我的耳边轻轻地问：“记者同志，你见过电灯吗？”

我不由得一愣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没见过。”我说的是真话。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真的没见过电灯。

“听说一按电钮，那玩意儿就亮了，很亮很亮……”他又划着一根火柴，点燃了烟，又望了一眼图画，深情地说，“赶明儿胜利了，咱们也能用上电灯，让孩子们都在那样亮的灯光底下学习，该多好啊！”他把头靠在胸墙上，望着漆黑的夜空，完全陷入了对未来的憧憬里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我刚回到团指挥所，战斗就打响了。三发绿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，接着就是震天动地的炸药包爆炸声。守敌的围墙被炸开一个缺口，突击连马上冲了进去。没想到后续部队遭到敌人炮火猛烈的阻击，在黑暗里找不到突破口，和突击连失去了联系。

整个团指挥所的人都焦急地钻出了地堡，望着黑围墙。突然，黑暗里出现一星火光，一闪，又一闪。这火光虽然微弱，对于寻找突破口的部队来说已经够亮了。战士们靠着这微弱的火光冲进了围墙，响起了一片喊杀声。

后来才知道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是郝副营长划着了火柴，点燃了那本书，举得高高的，为后续部队指了路。可是，火光暴露了他自己，他被敌人的机枪打中了。

这一仗，我们消灭了敌人的一个整编师。战斗结束后，我们把郝副营长埋在茂密的沙柳丛里。这位年轻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电灯底下学习，他自己却没有来得



及见一见电灯。

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。在天安门前璀璨的华灯下面，我又想起这位亲爱的战友来。

亲 人

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，桌角上的电话铃突然急骤地响起来。曾司令员放下手里的红铅笔，伸手抓起听筒。

电话是从将军的宿舍里打来的。公务员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说：“首长，您的父亲来了！”

父亲？将军不由得心里一震：“噢，他果然来了！”

像一块石子投进湖水里，将军那平静而专注的心情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搅乱了。他下意识地抓起桌上的文件，举到眼前。按照将军那严格的生活习惯，他是要在今天下午把这份报告看完的。但是，这份刚才那么使他感兴趣的“新兵工作”报告，这会儿却失去了吸引的力量。在他眼里只是一些蓝色的花条在那半透明的打字纸上跳动，怎么也读不进去；而脑子里却老是在翻腾着一句话：“他来了，怎么办？……”

这个问题使将军困扰了差不多快半年了。今年5月间，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信。信是江西一位农民写的，交报社转来的。他疑惑地把信拆开来，在信的开头，紧接着他的名字后面是四个粗黑的大字：“吾儿见字”。当时，将军曾哈哈大笑着向政委说：“看，来认我做儿子了！”

但是，当他继续读着信的内容的时候，看着那一个个黑字，



他那开朗的笑容却被紧蹙的双眉代替了。信上写着：“……五年以前，白杨璋的广善回家了，他说你早就不在了，在过大草地的时候牺牲了。我难过，哭了一场又一场。可我不信你会死……前天听人说你在报上发表讲话了。天下重名重姓的人不少，可不能那么巧……我给你写这封信，要是你是我的儿子，就给我来信，你要不是我的儿子……”信就在这里断了。大概这位老人再没有勇气把下半截话说出来，代笔的人怕也是被老人这念子之情所感染，没有再加添什么。下面只落了一个陌生的名字。

显然，这位老人是错认人了。按常理，既然非亲非故，写封回信解释明白就行了。可是不知怎的，将军却没有这么做。他按照老人来信的地址，写了一封信寄到县的民政科去查问。回信很快就来了，这位烈属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儿，政府和社里已抚保着他的晚年。他那个和将军同名的儿子是1931年参加红军的，据调查，确实在过草地时牺牲了。

接到信的当天晚上，将军伏在桌上给老人写信了。他写了扯，扯了写，直到夜深了，信还没有写成。不管措辞是多么委婉，可是每当他写到“我不是你的儿子”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手就不由得微微发抖；到后来，就连想到这几个字，也觉得脸都有些发烧了。直到夜里一点多钟，当他在信的开头写下“父亲大人”四个字，并且重重地点下两个圆点以后，他觉得自己的感情才能顺畅地表达出来。他写好了信，第二天亲自跑到邮局去，装上二十元钱的汇票，把信发出去了。

这个做法是这样的出人意料。当将军发信回来，公务员赵振国就忍不住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汽车司机老韩：“人家认儿认

女，可咱首长，高高兴兴地认了个老爷子！”

其实，小赵又哪里知道将军在这个差不多通宵不寐的夜里所涌起的心情呢？将军早就失去了父亲。早在二十多年以前，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“围剿”的时候，老人家就被害死在村南那道长满大榕树的山坳里了。当将军读着这位烈属的来信的时候，当他现在捏着钢笔，为了斟酌回信的每一个字句而沉思的时候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所能记忆的父亲的面容。他不知道这位失去儿子的老人的模样，不知道他的年纪，除了这个陌生的名字，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，但是他却总不由自主地把这位老人想象成自己父亲的样子：乌黑的髭须，眉毛老长老长的；额角的两端一直秃进去，耳边的头发像撒上了两小撮面粉；甚至在左耳朵底下也一样有着个铜钱般大的瘢痕……不，当然不会是这个模样——这位老人只是等待自己的儿子就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。

那么，老人的儿子呢？怕是真像那位同志说的，早已牺牲了。随着这个念头，将军的思路不由得转到过去那些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上。他索性放下笔，呆呆地望着窗前那棵老槐树沉思起来。也许老人的儿子是当年的四班长曾庆良？他是掩护部队渡湘江时牺牲的。或者是四连指导员曾育才？他是过大雪山时为了抢救一个挑夫而掉下山沟去了……这些同志并不和他同名，可是不知怎的，他却总想把他们和这位老人联系在一起……

将军继续沿着自己的战斗道路想着，慢慢地眼前那一丛柏叶幻化成了一片茫茫的绿野。那是大草地，到处是腐烂的水草、污泥，一汪汪的水潭，水面上浮泛着一串串黄绿色的水泡。他掉队



了，正忍受着难耐的饥饿在蹒跚地走着，突然，脚下一软，一条腿陷下去了，他拼命一挣扎，另一条腿又陷了下去。整个身子在向下沉，水淹过了大腿，淹上了肚子……就在这时，一支枪托平伸在他的脸前。接着一个沙哑的嗓子喊：“快，快躺下，往外滚！”他连忙躺倒下来，就在这一瞬间他认出那人是六班的战士曾令标。借着这拖曳的力量，他滚出了烂泥。等他在一块硬实的泥堆上站起身，就看见曾令标因为全身用力，早已深深地陷进了泥里，他惊叫一声：“老曾……”慌忙摘下肩上的枪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曾令标一声“再见”还没说完就沉进了泥水里，水面上只留下一只手，高擎着步枪，枪筒上挂着半截米袋子。旁边一串水泡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军帽在浮动着……

“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啊！”想到这里，将军情不自禁地望望身边的那张小床，床上，他小儿子一只胖胖的小手搭在被子上，睡得正香。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模糊了，血在一个劲地向脸颊上涌。从那个难忘的日子起到现在，无论是战斗、工作还是学习，将军总是严格地警醒着自己：“多干些！再多干些！”这里面除了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以外，就是他从心底里感觉得到：他肩上还担负着另一些人的未完成的一切，哪怕能代他们做一点也是好的。但是现在他却突然发现，这些还不是一切，只要有可能，他似乎还应该担负起另一项义务。

这个义务是什么呢？他的眼睛不由得又落在老人的那封来信上。不错，曾令标的家庭情况和地址他没来得及知道，而且在这位战友与老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但事实却是：老人的儿子也像曾令标同志那样英勇地死去了，而老人却在抱着微弱的

希望，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茹苦含辛地等着，等着，等了二十多年。

“要使这位失去唯一的儿子的老人得到安慰，最好的办法是还给他一个儿子！哪怕是暂时的也好！”怀着这种复杂的感情，将军写下了那封回信。

这以后，将军就成了赡养和安慰这位老人的亲人。每月，当发下薪金的时候，不管工作有多忙，将军总要挤出一个夜晚用在写“家信”上。慢慢地，将军惊奇地发现，随着一封封信的往来，他和老人的心在一天天靠近，他仿佛觉得，这陌生的老人就是曾令标同志的父亲；不，简直已经成了他的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了。每当天气凉了，他就会告诉爱人高玫：“给老人织件毛衣吧，还得弄双毛袜子去！”每当家里谁伤风感冒了，他也会忙着写封信向老人问候……而老人的来信中流露出的每一点愉快的表示，将军也感到极大的快乐。

尽管这样，将军却仍然暗暗不安，生怕书信中哪一个字会露了马脚，被老人发觉。特别是上月“父亲”来信说要来这里看望“儿子”的时候，他更加不安起来。他曾经连着写了两封信，要求老人不要来。理由嘛当然很多：他工作忙，老人年纪太大了……并且肯定地告诉“父亲”：只要他工作一空，他会带着小孙孙去看他老人家的。他希望这样能把老人暂时稳住。因为他知道事情总会被老人知道的，如果事情来得迟些，那会使老人的感情得到温暖的时间长一些。可是，毕竟将军对这位老人思念儿子的心情体察得还不够周到，现在，老人竟不顾“儿子”的种种劝阻，还是来了。



“现在，可怎么办呢？”将军苦苦地思索着。这位身经百战的司令员，从来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。过去，多少次战斗，多么复杂的情况，他总能够果断地下定决心；可是现在他却像一个迷路的人走到三岔路口上，左右为难了。直到下班铃响了，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还没有找出答案。

汽车迎着晚霞，在秋风里平稳地驶着。将军怔怔地望着车窗外那向后逝去的梧桐树，忽然欠起身：“开得太快了！”他觉得这些树向后退得快极了，简直像一株株倒下来似的。

司机老韩笑着扭头望了司令员一眼：“不快呀！”说着，用指甲轻轻地敲了敲速度表。表针正在“20”和“40”之间微微颤动着。

“慢点，再慢一点！”将军对自己的幻觉也感到有点好笑，但他实在希望慢一点到达宿舍，好让自己有时间再把这件事想一想。也怪，似乎车子越驶近家门，这个问题变得越简单了。“看来只好这么办了，”将军下了决心，“把一切都告诉他，反正我会像那位死去的战友一样，对这位老人尽一个做儿子的责任。”瞬间，他甚至把安慰老人的话都想出来了，“不，老伯，您的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，我们活着的就都是您的儿子……”他觉得这两句还不够亲切，又想道，“老伯，您没有了儿子，我也没有了父亲。我认您做爹爹，您就认我这个儿子吧！……”

想着，将军竟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，把话低低地说出了声，倒弄得老韩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
车子渐渐驶近宿舍，将军的决心也更加坚定。他简直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一定能好好地处理这次复杂的会见。





将军怀着激动而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，跨上楼梯，轻轻地推开了房门。

他四岁的儿子亚非怀里抱着只橙黄的大柚子，一蹦一跳地跑过来：“爸爸，爷爷来了！”

将军顾不得逗弄孩子，他停住脚，向屋里张望了一下，只见那矮脚茶几旁边，一个矮小瘦弱的老人正把身躯深深地埋在沙发里，两手拄着根红竹烟管，脑袋俯在双手上，在半睡半醒地打着盹儿。显然，长途的汽车、火车使这位年迈的老人太疲乏了。将军两眼直盯着那一丛斑白的头发：“这老人是多么衰老啊！”他的心头不由得涌上一阵酸楚。他知道，只要他再走前几步，那斑白的头就会蓦地抬起来，然后一双贮满泪水的眼睛便会深情地盯住他的脸，望着他的嘴巴，期待着会听到那盼了二十多年的声音——“爹！”而他，却要告诉他：“不，我不是您的儿子！”这，这对于这位年迈的老人实在太……

“不，不能这么做！”突然，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动着他，他觉得自己眼睛潮润润的，模糊里，他眼前又闪过了露在水草上面的那只手，那支枪，那微微抖动的枪皮带……刚才一路苦想出来的想法和做法，这会儿都不知哪里去了，他阅读老人的来信的时候，他拿着笔写回信的时候所涌起过的那种感情，又以更大的幅度占满了他的心。他缓慢地拂开孩子的手，大步走过去，在老人身旁蹲下来，伸手轻轻抚着老人那瘦弱的肩膀，低低地叫了声“爹！……”

这话一出口，将军不由得一愣：从他的口里有二十多年没有吐出这个字了。这个字眼是那么满含感情，又那么生疏。接着一

个念头掠过：他就要发觉了。

正像他所想象的那样，老人惊醒了，猛地抬起头，手一松，烟管“吧嗒”歪倒在地板上。但出乎将军意外的是，老人的眼睛并没有射出那期望的光。那双被蛛网般的密密的细纹包着的眼睛，有一只已经深深地凹陷下去，另一只微微红肿着，好像故意眯起来似的，只留着一条细缝。像所有丧失视力的人一样，老人竭力把那只眼睛睁大，两只干枯的手却习惯地平伸在胸前，不停地抖动着，在将军的肩章、脖颈、头发上胡乱摸索着，最后他紧紧捧住了将军的脸颊，嘴唇哆哆嗦嗦地叫道：

“大旺子……”

这不知是哪个人的乳名，对于将军来说是那么陌生，但听起来却那么亲切！他直盯着老人的脸回答：“爹，是我！”

随着这应声，老人那张像揉皱了的纸似的脸孔登时舒展开了。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把身子向“儿子”更凑近了些，抱住将军的头，用力地瞅着、摸着，好像找到了一件丢失很久的东西以后，在辨认这东西是不是自己的一样。将军顺从地把脑袋俯在老人的胸前，一任他抚摸着。这时候，他觉得有一滴热热的东西滴在自己的腮边上……他觉得仿佛直到现在他才第一次体验到父亲对于儿子的那种真挚、慈爱的感情。

半天，还是将军先打破了这沉重的寂静。他直起身，坐到老人的身旁，说：“爹，您……老多了。”这话说得有点慌乱。他还没有完全走进做儿子的境界里去，竟差点像以前对来队的军属那样，习惯地问一声“您多大年纪了？”话到舌边才临时改了口。

“是啊！二十多年啦！”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我记着你是